

哀情小說

博徒新史

國學書室印行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出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
作
者

蔣 景 緘

印
刷
者

國 學 書 室

發
行
者

上海老旗昌二四七號
國 學 書 室

特約販賣所

上海老旗昌二四七號
大共和日報館

博徒新史初集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博徒新史初集目錄

第一回

託關言空歸愁鶴佩

驚噩夢小劫閱蟲沙

第二回

礦山王鳩工興鐵塔

大腹賈末路困金融

第三回

河潤涸鱗波臣戴德

雲垂比翼枯楊生稊

第四回

小拘摸吳良新失足

大宴會古君並入城

第五回

飾智欺愚豪奴怙勢

謀新間舊嚴父施威

第六回

施肉刑痛醫新痼疾

懲皮相復見古衣冠

第七回

陸綠娥撒手人間世

卜成器演說糊塗蟲

第八回

老家人療愁私決策

小候補樂禍儘食歡

第九回

寄閒情高堂生隱痛

爭意氣大婦整歸裝

第十回

競儀文黷穢染血

張撻伐烟瘴伸威

哀情
小說
博徒新史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回

託關言空歸愁鶴佩
驚噩夢小劫閱蟲沙

悲風蕭條兼旬淫雨人身電力被潮濕的空氣混合異常倦困這時正當五月天氣却似深秋在下獨處空齋看那窗外如墨天光便似人睡眠惺惺沈沈不醒的模樣不覺也將睡魔勾起拋却手中攤着的報章伏案而以說也奇怪我國人民程度別樣不能與外人競爭惟有吃着嫖賭四大行業和醉學的研究外人萬不能望其肩背在下慚愧得狠於四大行業毫無心得惟有睡學略略領會一點看官不要笑話也是區區保全國粹之一斑了閑話休提却說在下正在朦朧之際忽然聽見一陣淅瀝嘩眼的聲浪與颼風驟雨相似若在別個早應知道此類聲浪便是流行未久的麻雀牌所發因為局中興高彩烈手下就蹈厲發揚那牌雖然是竹子做的一經人之腕力也就耀武揚威起來了無如在下

一著素來是個門外漢二者又被睡魔困住聽官不免歧誤竟疑庭樹戰風鳴其天籟即此猜詳聲浪的時候忽又覺此身已離書室眼前忽現出一道清溪溪水潈潈洞清聲可鑒岸上夾栽榆柳綠蘿可人

隱着紅板橋點染得芳樹茂林成一幅天然圖畫在下領略此間幽景大有溪水綠於前度桃

花紅似去年之感。不知不覺走過橋來。誰想那討厭的聲浪。格外聒得利害。順着聲浪。望去只見茅屋數椽。柴門一角。籬根那梔子花。朶開得似白雪一般。在下這時漸漸走近。恰聽出是麻雀牌的聲音來。了心中暗想。如此幽居。原來卻設著賭局。此間主人。難道不怕林慚澗愧嗎。正在低頭自家裁判。忽聽得裏面一聲怪叫。桌子拍得震天價的響。好似說評話的。到了緊要關目。喉嚨提得高高的。醒木拍得狠狠的。樣子原來是和下一副清一色來了。真是屋裏說話。草裏有人在。下起先還當卜築。此中的不。是桃花源裏的陶淵明。便是輞川墅中的王摩詰。誰想却是一班牧豬奴。做這中風白板的勾當。把水。秀山明的所在。當作藏垢納污之地呢。我這裏正思回步。驀然一陣芬芳之氣。非蘭非麝。直襲鼻觀。抬頭一看。只見那榆柳陰中。走出一道裝女子。雖然是仙骨珊珊。却露著抑鬱牢騷的樣子。你看他春山。低蹙秋水。含愁面間。脂粉罷施。步底鳳鞋。却御披著一領水田色的道袍。手裏持著顫巍巍的女貞花。朶那芬芳之氣。便從女貞花中發出。比那旃檀香。伽楠香。安息香。種種諸香。馨烈彌甚。恐怕世界的絕。頂花露。總難及其馥郁呢。身後還跟着許多女侍。衆星捧月的一般。簇著過來。漸漸與在下所立處相。近在下心中暗忖。若道是何家宅眷。却不應如此妝束。不然何以又這等矜貴呢。女子却似並沒。看見在下。領著女侍向茅屋迤邐行去。口中還吐出最悽婉的聲音道。淑環你看這梔子花。開春光又。

逝俯仰陳迹風景不殊好不令人生感說這話時旁邊一個的垂髫女侍趕忙應著眼圈兒一紅差不多便要流下淚來卻恐被主人看見忙將袖裏羅巾去拭他主人也傷感不已這時漸走漸近已經聽出麻雀聲來了女子怒道我自歸紂絕陰天舊日林泉便不常下降此中花木不知蹭踢到什麼田地了淑環你聽這是什麼聲浪難道我這裏容留賭鬼開設賭錢社會麼咳我那守屋的老僕卜管到那裏去呢說時便伸手去敲門這時有一蒼頭打扮的老人氣急敗壞的迎出將女子迎接進去屋後有一班不三不四的人物有的兜著銅錢有的捧著麻雀盒有的抓著寬永順治的籌碼一窩風悄悄冥冥的走來可想是看屋的瞞着主人在這裏窩賭今番主人來到却被驅逐出來了誰想這些人走到在下面前手中拿的竟不是銅錢竟不是籌碼竟不是麻雀盒哪哪可惜閱者諸君當時未曾與在下同在夢中在下夢見的這可憐現象諸君必然不甚相信但是在下却記得千真萬真的只見那銅錢那裏是銅錢呢忽然一變變成田契房券了那麻雀盒那裏是麻雀盒呢忽然一變變成鋒銳的利刃六響的手槍了那籌碼那裏是籌碼呢忽然一變變做借約的花押典衣的當票了哎呀再看這一班人面上忽又現出不務正業妨害治安之博徒十一個藍字在下到此詫異到萬分暗想這莫非是我國新訂的章程就如國喪雍頭代他們把頭漆綠存個特別標識嗎無如標識雖然存在賭博的仍

然賭博真可謂下愚不移了。想到這裏不覺又歎一聲氣。這數氣的時光聽得砰砰磕磕的奇響。幾乎把頭腦震昏耳根。震聾在下抱着頭閉着目不敢開視。過了一刻響聲漸漸收歇。還覺得山谷回音嗡嗡不絕。那風聲樹聲溪水聲沙石飛走聲仍是未住。又過了一刻方纔略定開目看時。只見廬舍俱無人煙。並渺落花滿地。明月在天。又換一番風景。閱者諸公在下那時在夢中做夢。以爲適間所遇全是夢境。這番真是黃粱已熟了。在下當即藉花而坐。追想一番夢景。那道裝女子宛然在目。但是夢去無痕。那噩夢你越厭煩他。他偏會三番五次做個不休。那好夢你越歡迎他。他居然一去杳然。尋他不到。我國人專講究個運氣。可見做好夢也要運氣哩。譬如在下所抱的綿綿長恨。莫說他生生在天在地的。那種鬼話就是要實驗花月痕上殘更有夢轉堪憑。那句詩都不能長有這福分。諸公想想夢可是輕容易把你揀了做的。歷話休絮煩。却說在下正在這裏凝住神。閉住目。搔住耳。盤住足。看官記着原是藉花而坐。溫理我的夢境。不想那風聲樹聲溪水聲沙石飛走聲又來了。在下不曉得身子還是在夢裏呢。還是不在夢裏呢。哎呀。果真是仍在夢裏。那個砰砰磕磕的聲音是玩不得的呢。在下領教的右傳首章已經穀了。夢神婆婆不要同我做這個把戲罷。唉。我剛剛嘴裏囁咕禱告。誰想震天價的響聲畢竟要照例來唬嚇在下。却還多謝他不到一分鐘的時候。響聲便覺可耐然而却不

肯便歇最後驀然又鞦韆一聲正落在在下面前把地下花片都打得飛到在下面上紛紛的如蛺蝶一般在下心裏想這回只看面前是落的什麼東西便可決定是夢非夢了到這時候不由不睜眼看只見簾泥彩煥版玉光凝觸目縹緗墨香浮動原來是厚厚的書籍一冊在下正想翻開看看不想山後有人拍着魚鼓放着哀音唱出道情數首道

白茫茫孽海潮捲驚風入怒濤猢猻抱樹長繩套青年白日間拋過四喜三元一例蠶門莊孤注催昏曉幻出些鹹沙魅影博得個金盡魂消

奈何天可憐儂抱松筠望芙蓉鹿皮一儷邱山重東方夫壻誇殊衆南壽扶搖盼好風前途準備糟糠共不提防沈腰暗瘦儘支離骨出飛龍

九迴腸載杞憂抱漏潑動咨諏債台高築羞顏厚荆釵拔去教難困蓋篋搜將爲洗愁脫簪苦口黃昏後願拋却寄奴故態償還你詩酒風流

莽前途足風波荆棘深道路頗池魚爭奈城門火綠林豪客肱囊篋白面書生入網羅瓊瑤贈得彌天禍最可痛聲喧鼓吹驀摧殘玉樹珊瑚柯

紫霞膏促命湯拆蝶鷗散鴛鴦斷腸風味煩冤帳魂消楚澤天無語目黯梁園夏有霜山頭石立夫

君望不由人痛心疾首活閻羅高坐堂皇

招巫咸喚祿歸烈殤魂屠伯威幾行悲史千行淚女貞花死冤魂泣并剪光寒鐵血飛封狼尙擁尸
居氣我便欲上窮碧落乘罡風遍覓要離

唱到這裏便聽有人哽咽著聲音將唱聲隔斷道吟香主人我請你不要再唱這苦調你看見我淚痕
已將這羅襟濕透斑斑駁駁都成了湘妃竹子實在不能再往下聽了說到這裏忽又聽得就這哽咽
的聲裏斷斷續續吟道

竹頭雀角構奇冤誰駕長虹叩九關生死悠悠無處高堂猶自賦招魂九龍寶劍翠雲翹阿母
頻年爲我勞珍重教儂添粉黛鋒芒誰識勝倭刀風物淒涼憶舊游鴻泥歷歷怕回頭無端提起
傷心事蔓草荒烟哭晚秋一片哀音過暮雲碧山如夢黯斜曛何人話到消魂獄來弔雙鴛合樹
墳

吟到此處便聽得嗚咽嗚咽哭將起來在下却也不忍再向下聽只得將手中所繙之書從頭看起書
中原來是述一女郎殉夫歷史大綱細目到與那道情上所說隱隱恰合便似那六首道情專做這書
的一篇提要一般在下將書細細看去不覺替這女郎身世着實感歎了一番陪着掉了若干的無名

痛○淚○看○官○在○下○是○個○恨○人○最○怕○聽○的○是○人○間○恨○事○誰○想○恨○事○恰○跟○著○在○下○的○眼○裏○耳○裏○便○似○與○在○下○相○
依○爲○命○連○這○個○時○候○總○饒○不○過○唉○我○便○索○性○借○這○女○郎○的○事○蹟○發○抒○我○的○哀○情○痛○哭○一○番○也○算○無○聊○中○
的○快○事○嘆○這○一○哭○真○正○把○我○哭○醒○了○眼○睛○一○揩○夢○境○全○失○窗○外○的○雨○聲○已○住○斜○陽○顧○作○胭○脂○紅○照○在○窗○
戶○上○面○我○還○伸○手○向○案○上○搜○尋○適○間○所○得○之○書○却○已○蹤○影○不○見○然○而○在○下○腹○中○已○裝○得○爛○熟○看○官○寬○我○
幾○日○便○可○一○一○的○鈔○錄○出○來○與○看○官○消○這○長○日○但○這○事○跡○在○下○是○從○夢○裏○看○來○的○上○面○所○載○山○川○地○名○
檢○徧○五○大○洲○的○圖○籍○總○是○找○不○到○的○看○官○愛○聽○在○下○說○夢○話○不○妨○姑○妄○聽○之○若○還○駁○論○起○來○同○在○下○動○
起○考○據○在○下○便○如○筆○下○久○荒○的○人○忽○然○要○捉○了○去○考○優○拔○那○是○斷○然○曳○白○的○哈○哈○看○官○休○要○性○急○在○下○
說○過○這○楔○子○第○二○回○便○好○開○場○了○

第二回

礦山王鳩工興鐵塔
大腹賈末路困金融

却○說○恨○海○之○濱○愁○城○之○側○有○一○島○國○名○曰○青○心○這○青○心○國○山○川○秀○麗○物○產○豐○穰○自○從○宣○統○二○年○與○中○國○
通○商○我○邦○人○士○遊○歷○其○間○領○略○了○許○多○斷○腸○風○味○這○個○國○遂○發○現○於○世○界○原○來○自○從○黃○帝○紀○元○我○國○上○
而○帝○王○下○而○社○會○許○多○英○雄○豪○傑○無○量○節○婦○義○夫○都○曾○從○青○心○國○殖○民○地○上○閱○歷○過○來○演○出○若○干○可○悲○

可○愕○可○驚○可○喜○之○歷○吏○通○商○之○後○那○吏○不○必○談○了○書○中○交○代○在○下○這○部○書○原○是○從○夢○中○記○出○的○他○那○記○
 事○第○一○是○年○代○不○符○第○二○是○事○迹○無○考○看○官○你○想○我○們○在○這○兒○纔○拿○宣○統○元○年○來○過○他○書○中○老○早○搶○着○
 說○宣○統○二○年○并○且○還○說○通○商○哪○遊○歷○哪○似○乎○活○靈○活○現○考○起○實○在○早○已○大○大○的○露○個○破○綻○了○第○二○層○他○
 說○青○心○國○的○殖○民○地○我○國○的○人○有○許○多○歷○史○可○考○那○殖○民○地○在○那○洲○呢○那○種○種○歷○史○在○那○一○部○掌○故○上○
 呢○總○之○這○部○書○中○所○說○的○青○心○國○便○如○釋○書○所○稱○靈○鷲○山○道○書○所○稱○兜○率○宮○新○舊○約○所○稱○的○天○國○從○前○
 做○那○書○的○誰○不○是○閉○着○眼○凝○著○神○到○理○想○世○界○夢○遊○一○遭○撰○述○幾○卷○書○便○把○那○理○想○世○界○的○事○蹟○一○咕○
 囓○統○統○說○出○一○般○社○會○也○只○賞○識○他○勸○懲○有○在○并○不○去○吹○求○他○文○獻○無○徵○所○以○今○天○在○下○述○這○部○書○層○
 層○折○折○都○只○照○着○夢○中○所○見○的○鋪○叙○一○句○都○不○敢○妄○說○看○官○也○須○記○清○這○空○中○色○相○四○字○便○好○將○書○中○
 俠○男○貞○女○牛○鬼○蛇○神○種○種○面○目○認○定○若○者○貞○若○者○淫○若○者○善○若○者○惡○若○者○一○死○重○於○九○鼎○若○者○雖○生○輕○
 於○鴻○毛○將○道○德○觀○念○刻○刻○提○起○做○小○說○的○便○感○情○不○盡○了○話○休○絮○煩○却○說○青○心○國○內○有○一○萬○感○縣○佔○着○
 百○餘○方○里○縣○治○背○山○濱○海○形○勝○天○然○每○當○朝○煙○淨○空○紅○日○麗○彩○澄○波○作○鏡○征○帆○破○藍○登○臨○縣○中○淨○安○寺○
 塔○的○最○高○層○便○覺○萬○里○雲○霞○悉○歸○眼○底○風○生○衣○袂○有○飄○飄○欲○仙○之○勢○所○以○凡○是○縣○中○文○人○學○士○無○不○艷○
 稱○此○地○或○是○避○遠○塵○囂○或○是○呼○吸○空○氣○來○往○不○絕○倒○把○個○清○涼○世○界○弄○成○熱○鬧○非○常○了○起○先○這○座○塔○的○

雛形不過七級巍峨。供人憑眺罷了。後來有一礦山大王。賈財積得狠爲不少。立意要把這塔成爲世界的。大建築。和那巴黎鐵路相仿。他却首先提倡籌了一筆鉅款。然後將建塔的利益。逐層宣布。這萬感縣果然富庶。投資的踴躍異常。不多日便集成數千萬的股本。將塔中修飾得棟宇翬飛。規模宏闊。靠地的一層約有六七方里。居然成了塔中的街市。有戲園。有茶舍。有青樓。有食店。逐層皆有升降機。送人上下。登臨塔頂。不但可見萬感縣全境。連青心國都一覽無餘了。看官須知自從這塔工告竣。便成了一縣的勝境。日後許多奇怪歷史。却都由此而生。如今却說到礦山大王的身世。看官不嫌煩絮。待在下慢慢的講來。原來這礦山大王爲此縣中第一首富。姓鄧名百貽。表字啟穀。自幼是窮漢出身。却因開礦發迹。家財十分富有。夫人陸氏系出大家。有一種絕技。能於方寸絹上刺綉觀音一尊。旁立善才龍女。眉目衣褶宛然如繪。差不多的近視眼。還要拿着幾十倍顯微鏡。纔能看得仔細呢。夫人既擅針神姿容尤極美麗。年華已有三十多歲。望去只如二十許人。啓穀却已年過半百。鬚髮蒼然。若是不曉得的。不是疑猜是父女。便要付度是翁媳了。原來啟穀幼年飽嘗艱苦。遷流轉徙。衣食均苦。不給那裏還顧到家室的事。到了起家的時候。歲數已經很大。大凡風霜勞碌的人格。外顯得容易老。是以未滿四十額上皺紋已經平添若干。這時候陸夫人家中正開着一片錢莊。進進出出着實有幾十萬。

來往縣中除却最著名的礦山大王陸氏也要在商業上位置一席了夫人之父陸沈因見生意暢旺便格外擴充起來改爲匯源銀號看官人情是幫富不幫窮的當時看見匯源如此興旺附股的存款的紛至沓來自然不消說得不想財多府怨物滿招損正當銀號發達時候忽然外間傳說他外面好看內裏坍台早晚便將倒閉這個消息一傳十傳十傳百萬感縣裏霎時間沸沸騰騰起來銀號面前便成了人山人海有的來提股分有的來取存款至於銀號行使出去的匯源紙幣本是布滿全國狼得社會信用的這番倒閉的消息一出便比電信還要快收藏紙幣之家恐怕此機一錯票銀頓成廢紙誰不爭先恐後呢陸沈看了這種光景急得搓手頓足無法可施只有吩咐將現銀取出挨號發付到了夜間漸漸人也少了現銀也看看完盡了忽聽城外火車的汽笛鳴鳴吹起這幾聲汽笛便是陸沈的催命閻羅追魂使者只見火車一停就有許多人如飛跳下有的拉着一輛人力車跨上去便吩咐車夫快走有的拿起不要錢的兩隻腿沒命的飛跑額上汗珠比黃豆還大也不及去拭總是各埠的資本家與匯源有來往的聽得傳說趕忙來取銀子的就中有個冒失鬼跨上車沿車夫問他到那裏他喘得說不出話來好不容易掙出了一句道我是到銀號去的車夫便問他是那家銀號那人翻着眼皺着眉回道哎呀這個我倒記不清楚只是曉得他是將快閉歇的罷了車夫道照你說想必是源匯

了但是匯源銀號我這車子却不能去那裏人多擁擠得緊早間曾有一個孕婦被人擠得將小孩從褲中生下幾乎暈死又有一個老翁被人擠倒踹了一腳將腦漿流出客官你看我這又高又笨的車子怎麼能行呢這人曉得他是抬價的意思便出了一隻銀元的車力教他拉了走誰想車夫就同脚上生了疔瘡一樣仍是不動看看增至四洋車力這纔將車子拉起顛得此人頭昏腦悶不到一小時已經是鐵塔街了這鐵塔街因為礦山王改造淨因寺塔上頂全用鐵架所以有時順口便叫做鐵塔這條街正與鐵塔相對就得了這個街名到了此地車夫斷然不肯前去用手指道客官你看前面一簇人多的去處便是匯源銀號那是要客官自去的了此人曉得勉強也是不行便摸了四塊銀元恨恨的道總是不識路的苦便宜你這個畜生車夫也不做聲伸手把銀元接去隻手拉着車子口裏唱着歌曲逕自去了此人忽然想起我那帶來的銀票呢不要倉猝中被這畜生偷去倒狠是不妥當的當下趕忙將便袋一摸居然一束紙捲未曾失落抬頭看見路側電燈倒狼明亮遂將帋捲打開檢數目誰想此人不看則已看了時恨不能立刻將這卷帋燒成灰踏成泥流入東洋大海方纔平這口氣這却為何呢原來此人的匯源銀票是十元廿元一張票中銀數有三千元上下統共倒有幾百張所以束成一大捲不意來時忽促恰把開發票的紙頭富著票子揣入袋中及至知覺票子還在家裏

一。來。一。往。還。不。知。這。岌。岌。可。危。的。銀。號。等。得。及。與。等。不。及。他。怎。麼。能。不。急。呢。書。中。如。今。不。提。這。冒。失。鬼。單。說。陸。沈。聽。得。火。車。一。到。不。到。數。分。鐘。銀。號。門。首。的。人。又。似。潮。水。一。般。連。忙。請。縣。裏。派。來。的。兵。士。彈。壓。一。面。在。銀。櫃。上。貼。出。一。通。廣。告。大。略。是。說。敝。銀。號。素。託。諸。君。信。用。即。銀。號。虧。折。終。必。悉。力。以。償。諸。款。惟。今。日。事。之。變。幻。出。於。意。外。敝。同。人。周。旋。應。付。至。於。此。際。精。神。已。極。疲。倦。伏。願。諸。君。以。明。晨。爲。期。移。玉。降。臨。決。不。致。誤。諸。人。看。了。這。段。廣。告。搖。頭。哂。嘴。依。舊。不。肯。退。去。有。的。說。我。們。是。跟。火。車。來。的。還。是。要。跟。第。一。次。火。車。走。那。個。還。去。住。寓。處。呢。有。的。說。他。那。裏。是。因。爲。忙。乏。叫。我。等。明。日。取。款。分。明。是。現。銀。已。經。沒。得。欲。用。緩。兵。之。計。把。我。們。宕。到。明。日。他。便。好。去。如。黃。鶴。那。時。却。何。處。追。索。呢。說。到。這。裏。衆。人。連。連。擊。掌。都。知。道。此。語。洞。見。癥。結。是。一。定。不。會。錯。的。我。們。不。是。三。歲。的。娃。娃。怎。能。好。好。的。便。散。既。然。這。樣。說。我。們。就。圍。在。此。間。等。到。天。亮。便。了。却。說。這。時。的。陸。沈。果。然。欲。將。人。衆。遣。開。他。便。潛。行。逃。避。聽。見。說。人。衆。在。門。外。老。等。着。急。道。這。是。真。真。要。倒。灶。了。家。中。現。銀。已。經。散。盡。明。日。便。要。破。產。咳。我。揮。霍。一。世。如。此。下。場。還。有。什。麼。趣。味。呢。這。時。銀。號。中。店。夥。託。病。的。託。病。告。假。的。告。假。早。已。走。得。個。精。光。就。是。婢。僕。也。都。各。尋。各。路。了。還。未。到。一。日。一。夜。這。匯。源。銀。號。便。鬧。成。家。破。人。亡。的。局。境。陸。沈。是。茶。飯。一。些。不。吃。看。看。身。畔。只。有。夫。人。米。氏。女。兒。綠。娥。是。恐。怕。他。尋。短。見。一。步。一。跟。的。陸。沈。握。一。握。夫。人。的。手。親。親。綠。娥。的。額。臉。上。的。樣。

子格外難看了。只見他面色灰敗，雙目無神，行步僂僂，手如冰冷。想見心房內是十七八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咧親過綠娥的額後，他轉身便向素來辦事的一間房裏跑去。夫人看見氣色不妙，向女兒嗷一嗷嘴。綠娥隨即跟着進來，陸沈聽見身後脚步響回頭看見是女兒跟着，却轉做出一種和悅的面孔，對他說道：「兒呀，你爹此時要想作書分頭向各親友索逋，你想我該着人的要拿出人該着我的難道不可索還嗎？倘然索得來時，拼攏起來還數大大的一筆開銷。親兒，你不要亂我心曲，讓我去赶快修書到了天明，面子便不好看了。看官，你道陸沈果真要向狗嘴裏挖肉包子同那些趨炎附勢的親友索還借款麼？陸沈是個老世故，那樣人情還參不透，他曉得興盛時便借債，也是不打呀。聲衰敗時便要債，也是如同告貸的還肯討這個沒趣嗎？不過暫將綠娥騙過，讓自己好尋頭路。這個頭路是可想而知，便是鬼門關了。不想綠娥果然着了騙，不跟着他爹同去。陸沈便把辦事室的門閉起，呆呆坐在一張椅子上，低低說道：「夫人呀，孩兒呀，再想見你的丈夫，你的父親，是須三更天夢裏了。陸沈原是吃烟的，這時顫巍巍的手拿着一盒大土清膏，向酒瓶裏傾出一杯高粱酒，將膏傾入酒中，復用小刀在臂上刺一點血，從容滴入這鴉片得高粱酒，便行得迅速，得血便不至手舞足蹈，可以從容歸盡。免驚他人的意思，不想杯將到口，忽聽轟然一聲，便似一個人在門外倒下。陸沈橫豎當自己已死也。

不去管。仍把杯子拿起來。就喝看看。要到嘴了。正是鬼瞰在堂。大福不再。塵網勞勞。虛空無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回

河潤涸鱗波臣戴德
雲垂比翼枯楊生稊

話說陸沈和就烟膏將送入口。這時真是人鬼關頭。危機一髮。眼看看是望船沈了。不想杯子離口不及一寸平空地略踉蹌一聲奇響。忽然飛出玻璃窗之外。把玻璃打得四分五裂。陸沈的手還搖搖未定。接着身後顛巍巍的聲音道好了。這番可以無虞了。陸沈眼睛本是閉著什麼事也不管。一心只向天國裏着想。聽得人聲切近。曉得摔杯的便是他掉著頭來一騰。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打發開去的女兒綠娥。此時卻氣吁吁的立在椅子背後。椅子左邊却又立着一人。頭戴軟帽。身穿著古樸的衣服。頰旁露出上翹的髭鬚。年紀在三十左右。看去雖不現出富厚氣象。精神卻是狠足的原來。這人正是礦山大王鄒百貽。與匯源也有來往的。百貽這日正在萬感縣接境的獅山勘驗礦苗。忽然家中帳司打一電報。知道匯源虧缺的信息。急急趕回。未及到家。先奔到陸沈這裏。照他所放的存款算來。本來是最巨的一宗帳目。照例應該比別家追索得緊。無如百貽却另有一種見解。以為自己所存的狼鉅。